

这个世界早已毁灭，
你眼中的便是恐怖真相！
以无可争辩的事实，
打破我们的最后希望



那多
作品

世界尽头

CTS
PUBLISHING & AR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世界尽头

那多
作品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明鉴天逸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尽头 / 那多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2.5
ISBN 978-7-5404-5440-1

I. ①世… II. ①那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3655号

上架建议: 小说·悬疑推理

世界尽头

作 者: 那 多
出 版 人: 刘清华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策划编辑: 柳絮恒 布 狄
版式设计: 姜利锐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网 址: www.hnwy.net
印 刷: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字 数: 220千字
印 张: 15
版 次: 2012年5月第1版
印 次: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978-7-5404-5440-1
定 价: 28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引子
福 岛
001

关于这场大灾难，你们到底知道多少？

强度九级，大海啸，毁灭的樱花树，开始活跃的富士火山，几万人的死亡，一个接一个爆炸的福岛核电站机组，福岛五十死士……

第一章
沉 没
005

我想自己是白担心了，哪儿有人专程从中国坐飞机来日本自杀的。这时他回身了，向我走来。他并没有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是掩不住的忧愁。我心里不禁又嘀咕起来，难不成他还真是想不通，要在异域寻死吗？

第二章
消 失
027

我和他曾经无话不谈，哪怕他这么一个严守规矩纪律的人，有时也会说些不该说的话，透露些绝密的内情给我。

这是因为信任。

看来，这份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第三章
河 童
045

毫无疑问，我的行动是莽撞的，我有多少年没这么冲动过了，决然而不顾后果地去寻求一个答案。两个原因，首先我在异国他乡，语言不通，资源匮乏，孤立无援，一切只能靠自己；另一个原因，就是被梁应物给气的。你不让我介入，我就自己来，偏要弄出点儿动静来。

第四章
鬼 面
065

这和那种重烧伤病人的脸不同，那种脸上，至少还留下了原本是眼睛和鼻孔的几个窟窿。

但它没有。这还是脸吗？这不是脸吧。

这不是一个人！

第五章
零号失踪事件
085

哪怕是无面人再次出现在这段监控中，甚至是个幽魂出现，我都不会如此惊讶。实际上，画面里出现的東西本身一点儿都不奇怪——一个长长的大拇指。大拇指上有口香糖，按在镜头上，于是就什么都看不出了。

第六章
散落在空气中的
信息
103

十根手指张开，仿佛在用力。蓦然，一个人影从池里升起来，带着四散的水珠，带着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落在冰池前。

“你好，水笙。”我说。

第七章
海底人
125

“你还在等自卫队吧，别等了，不会来了。”梁应物淡淡道。

“怎么，梁主任你……”陈果张口结舌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我补了一个电话给他们，替你的自作主张道歉。现在，这里由我负责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第八章
圈套
141

“你居然让他这么跑了，你就该扑上去抓住他。他受了伤，根本挣脱不了。”走上岸的时候，陈果忍不住抱怨。

“但并不是没有收获。”我说。

第九章
可怕的美季子
167

梁应物这时刚刚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他这个动作和假桂勇一比，显得如此缓慢，仿佛是个电影里的慢镜头。他试着伸手去抓，却抓了个空。

他竟是又冲回了楼里！我紧跟着他，眼看他的速度比我快得多，大叫一声：“美季子！”

第十章
深海阴影
191

浪裹着我，投入旋涡的中心。我全身仿佛覆了一层膜，不知是水还是另一种东西，柔软冰冷，却把我牢牢束缚。几秒钟后我就被卷至海底，但依然能够呼吸，一个水泡裹着我的头部，给我送来足够的氧气。

尾声
世界尽头
211

它究竟有没有用某种方式，让自己借着孩子复活？这个问题，我和梁应物都在琢磨，但都没有答案。欧姆巴对生命的研究，已经超越了人类一大截。

引子 | 福岛



关于这场大灾难，你们到底知道多少？

强度九级，大海啸，毁灭的樱花树，开始活跃的富士火山，
几万人的死亡，一个接一个爆炸的福岛核电站机组，福岛五十死
士……

时间：北京时间3月11日13时46分

地点：日本东北部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

震级：里氏9.0级

震源深度：10公里

余震：11—13日，共发生168次5级以上余震

伤亡：已确认14704人遇难，10969人失踪

核电站事故：福岛核电站1、2、3、4号机组接连发生事故后，日本各地均监测出超出当地标准值的辐射量。

火山：新燃岳火山4月18日再次喷发

据新浪网

关于这场大灾难，你们到底知道多少？

强度九级，大海啸，毁灭的樱花树，开始活跃的富士火山，几万人的死亡，一个接一个爆炸的福岛核电站机组，福岛五十死士……

你以为已经知道了很多，铺天盖地的报道、图片、录像，让你来不及看、来不及听，甚至来不及想。其实，你只知道一点点。就像我家老宅每年春夏季间会飞出的百十只白蚁，努力迎着光飞，最后脱落翅膀变成肉虫，在地上扭动并死去。其实在墙后、在地下，还有数万、数十万同类在爬动着。它们啃出的密道遍及周围的数幢房子，形成复杂的网络。网络的中心，是只管吃、交配和产卵的肥硕蚁后。

所以呈现在你眼前的永远是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，哪怕对你来说已足够惊世骇俗。

比如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就是世界尽头。

第一章 沉 没



我想自己是白担心了，哪儿有人专程从中国坐飞机来日本自杀的。这时他回身了，向我走来。他并没有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是掩不住的忧愁。我心里不禁又嘀咕起来，难不成他还真是想不通，要在异域寻死吗？

我叫那多，是个记者。不是娱记，是最传统的那种，跑社会新闻的记者。我所在的报社叫《晨星报》，一家始终要争做一流的上海二流日报社。我一直撞鬼。

这只是个形容，并非真的撞上“鬼”。自打我成为一名记者，遭遇过的离奇事件足有几十宗了。所谓的离奇，不是指一个人从十楼跳下去侥幸生还的那种离奇，而是一个人从十楼跳下去，打了个滚爬起来拍拍灰打个哈欠坐电梯回去睡觉的那种离奇。

总之，我接触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。

有人开玩笑说，我拥有吸引灵异事件的特殊体质。其实，只不过是年轻时候好奇心旺盛，该追究的、不该追究的新闻一概查到底，就翻出了世界的另一面来。而现在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好奇少年，很少会主动掺和到神秘事件中。说好听些叫知其雄守其雌，其实是明白了其中的危险，况且这世间的秘密何其多，我是无法穷尽的。但由于之前那么多年的经历，我在一些特定的圈子里有了薄名，于是，即便我安然家中坐，一些事情还是会找到我的头上来。

就比如这一次。

我一向睡眠很好，所以不怕长途飞行，几个迷糊也就过去了。但这次始终睡不着，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到日本了，这是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，震后第六天。睡不着的原因不是很快将进入核辐射区，而是尽管闭着眼睛，但还是在眼前不断闪回的那几幅照片。

我睁开眼睛，拿起脚边的手提电脑打开，在C盘的下载文档里找到一个名为“勿备份即删除”的文件夹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斜眼往身边一瞥，邻座还在打瞌睡。为保险起见，我还是调整了一下屏幕的角度，才点开了文件夹。

文件夹里就是在我眼前萦绕不去的那组照片。文件夹的名字不是我起的，是我把邮件中附件的压缩包解开后自动生成的。而邮件则是梁应物发来的。

梁应物是我的老友。这几年，他越来越少地履行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职责，这一重掩饰身份对他来说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。我想，这大约和他在X机构中职位的升迁有关吧。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庞大的官方地下科研机构组织结构，但梁应物现在至少是中层了，再不是当年纯粹的科研人员。对神秘现象的研究往往需要横跨诸多学科，整合大量的社会资源。自打我知道X机构起到现在，这个机构的膨胀连我这个外人都能感受到。作为这个庞然大物里的中层，手上握有的权力，可不是一般的富豪或者厅局级官员所能比的。

在收到他的那封邮件之前，我和他失去联系有一阵子了。

三月十一日日本大地震，我从网上得知消息后，一直处于不安中。二〇一二年世界末日的说法已经很不新鲜了，在我看来，这说法根本没有任何根据。可是近几年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，已经密集到令人瞩目的地步。从中国的汶川地震开始，海地、智利、印尼、萨摩亚……七级甚至八级以上的地震接踵而至，还有影响整个欧洲的冰岛火山喷发。这些事件连成一条线，我看不见它指向何方，前方似乎是深渊。及至此次日本大地震，我的不安终于累积到顶点。

于是在地震的第二天，三月十二日，我忍不住打电话给梁应物，想问问他，在他的渠道里，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，这一连串的自然灾难中，存在着内

在联系。可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，在那之后也一直如此。发邮件不回，MSN上也始终没有出现。十三日晚间，我直接去他的住所拜访，没有人在。我想，他一定又在X机构的某一个秘密项目中了。那时我就有一个预感：也许和这次的日本地震有关。

三月十五日清晨六点三十分左右，我的手机响起来。手机接通后，里面传来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女声。

“您有一封邮件，请注意查收。”

我“喂喂喂”了半天，那头也没有任何互动，仿佛是自动答录机，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后，电话就断了。

我爬起来开电脑上网进邮箱，果然有一封邮件静静地躺着。

邮件的主题让我看了心一跳：“日本”。

内文如下——

那多，我已在日本数日，你有无兴趣来仙台采访？附件里的照片，是近日从福岛附近海域捞上来的东西，你看了想到什么？也许有要借助你的地方。如决定赴日，请于中午十二点前回复邮件确认，以便我安排相关事宜。

梁应物

说实话，现在去日本采访，已经比国内几份大报慢了一拍。但作为《晨星报》这样的地域性媒体，能有这样的机会仍是很难得。更何况梁应物既然发了这样一份邀请，肯定会把采访安排得妥妥帖帖，去了不会像没头苍蝇般瞎撞。

更何况，还有附件里的那些照片。

一共五张照片。

照片里的东西，是某种我不认识的生物。其中一张的背景是某船只的甲板，我想大概是渔船。这生物横躺在船尾甲板上，照片边缘露出几只渔民的光脚丫

子。按比例可以推算，该生物体宽一米多，长度则不清楚，因为那东西还有一截是挂在甲板外的，仅甲板上的部分就有六七米长。

这不是鱼，而像是海洋里的某种软体生物，色泽奶白，我怀疑它活着的时候是半透明的。这显然不是乌贼或章鱼，也不像水母，在我可怜的海洋生物学知识里，一时间能想出的软体生物也就这几种了。这东西的身体扭曲着，或者它天生就是这样的螺旋状。其实，用逻辑判断也能推想出，这必然是一种从前未被发现过的生物，否则梁应物怎么会如此郑重地把照片发给我。

在另三张照片里，这生物被放到一间玻璃房里，应该是个生物实验室吧，肯定是低温抑菌的环境。这次没有参照系，我估不出它的全长。其实，我并不能确定玻璃房里的这个生物和甲板上的是否为同一只。这只的颜色深，呈淡黄色，身体的长宽比例也变了，显得更瘦。和甲板上时最大的区别是扭曲得更加厉害了，怎么形容呢，活像块拧紧的抹布。

也许是缩水。当我在飞机上重新看照片时，这样想道。如果是同一个生物，实验室里的它看起来要比甲板上干枯了许多。但也完全可能是不同的另一只，因为这组照片里的最后一幅，是在某座大冷库里拍的。第一次看时，我花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那些挂着白色冰霜的长条物体，就是前几幅照片的生物。照片里，这东西挤得满满当当，上下摞起三层，我数出了三十二条，那个冷库里的实际数字肯定远大于此。

深海里有太多人类未发现的物种，渔民一网捞起条从未见过的鱼类或甲壳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，何况这样的大海啸，把原本人类接触不到的深海物种卷到近海是再正常不过的。但一次发现那么多同类的大型生物，这就不寻常了。这也许就是梁应物郑重其事地把照片发来的缘故吧。

我这样想着，心里却对此仍怀着不解。

不，这样的理由还不够。

以我过往的经历，梁应物绝不会认为，这点点稀奇事是足以吊起我的

胃口。

我死盯着电脑屏幕，想看穿那里面的奥秘。

必然是更要紧的事情，从他要求我看过这些照片后，“勿备份即删除”就能看出。

在这封信里，梁应物没有进一步的解释，甚至在我征求报社的意见后，回信同意赴日，他也没有再和我联系，手机、邮箱都是如此。当天夜里，我接到使馆一名工作人员的电话，让我次日一早去办特别签证。签证完三小时，我收到了关于机票信息的短信。再一天，我就在这架飞机上了。我当然明白这是他的安排，更确切地说是 X 机构的安排。他无法私下和我联络，只能这样生硬地公事公办。包括这封电邮内容，恐怕也会在他的工作记录中备案。所以要得到更多的内情，恐怕只有等我到了日本，见到他本人以后了。

当我研究不明生物照片的时候，听见后排有两个人开始说话聊天。这是一架直航包机，根据我上机以来的观察，乘客全都是和灾后事宜相关的，有医疗队、外交人员等，还有几个中年人，根据听到的零星对话，我猜测他们的专业应该与核电有关。

后面这两个人只是闲聊，却让我一时猜不出他们的身份。没多久，他们把话题转到了核辐射上，坐在我正后方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要紧的话。

“你还别说，我们在这儿担心辐射，可有人为了辐射巴巴地往福岛跑呢。”

“为什么？疯啦？”另一个人奇怪地问。

“怎么你不知道吗？现在，全世界那些个研究核辐射对生物变异影响的课题组都去福岛了。多少年没有实弹试验了，他们本来都围着切尔诺贝利周围的那片死区做研究。现在福岛核电站这一泄漏，看架势就要赶上切尔诺贝利的影响了。听说这辐射量，可比普通的氢弹爆炸大得多呢。”

“是吗？那可真是为了搞研究连命都不要了。虽说都会穿防护服，但如果

一直待在中心区，多少总会受影响的吧。万一再爆炸几次，这……”

“人家可不像我们这样惜命，哈哈。那些消息灵通点儿的，一号机爆炸后就过去了。反应慢点儿的，现在也都在往那儿赶。都说福岛那儿……”他压低了声音说，“早晚要出大事。”

我对他后面说的这些没谱的事情不关心，仅前面的那条信息就让我突然明白过来，难道照片里的东西不是什么新物种，而是变异生物？

可是，哪儿有这么快就变异的呢，这才几天啊。

但是，只有变异生物才说得通呀，X机构那么早就派出团队去福岛，不就是去观察核泄漏后的生物变异呢？

如果照片上的生物是因为受了核辐射而在短时间内变异的，那就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梁应物的郑重其事了。

对不对，不可能是变异。基因突变是发生在单个个体上的，而那张冷库照片里，有那么多的长条状生物，不管其原形是什么物种，难道会突变成一个模样吗？

我思前想后，翻来覆去，一时间脑子里乱作一团。

用脑过度，我终于困了，竟不知不觉地靠在椅背上睡了过去。之后空姐把我叫醒，提醒我关闭电脑，快降落了。我吓了一跳，小桌上的电脑上闪着屏保，希望没有人看到那些照片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就算扫过一眼，也看不明白那是什么吧。

我这样安慰着自己，收好电脑，一边等待降落，一边脑子又转到了照片上。

梁应物以X机构的身份请我去日本，除非他很确定我能帮到他，否则以他公事公办的性格，是不会发这封邮件的。X机构一向都很注重保密。

我能帮到他吗？我怎么到现在还都一头雾水呢。他反倒对我这么有信心？还是有一些照片上没有透露出的事情，在等着我？